#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六十九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横家出游數歳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産

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于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

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川嘑沱鄭玄曰嘑沱出鹵城城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于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

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
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
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强趙南近齊齊趙强國
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于是資蘇秦車
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
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于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
客游士莫敢自盡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

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于口請别白黒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

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兵權則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

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强于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

魏之規則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内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于胸中矣豈揜于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夫破人之與見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見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音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宫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呼曷反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趙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

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

秦于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東有宛于袁切穰洧于軌反水南有陘山徐廣曰名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于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于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駰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棠

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音附徐廣曰一作伯鄧師宛馮徐廣曰滎陽有馮池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劒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子作劒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革抉徐廣曰一作決㕮音伐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

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于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

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鄢徐廣曰在潁川于憾切昆陽舞陽新都新郪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東有淮潁煮棗徐廣曰在宛句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内劫其主

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于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國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户利其田宅

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

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専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戸臣竊度之不下戸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

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蹹徒臘切鞠求六切者劉向別錄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蹹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葛切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

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徐廣曰今之武陵地巫郡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駰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

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

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槖駞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

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逺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于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以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内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洛切日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

以從于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虵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

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于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

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為其愈充腹而

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
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
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
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
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
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
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
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

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于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于廟而禮之于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于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于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

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于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强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于上者

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于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惟先生之所為于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

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徐廣曰一作先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于大王至于邯鄲所見

者紲于所聞于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

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

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于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于天矣燕乃使一子質于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

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于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

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于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于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于齊也齊加不信于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

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于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

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先于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趙

燕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

氏去燕燕欲報仇于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而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眉貧切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

渚然則五渚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城皋也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錟徐廣曰由冉切戈在後決滎口

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

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音盲）阨（徐廣曰鄳江夏鄳縣均一作灼）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于秦因以塞鄳阨為楚罪兵困于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于燕以濟西委于趙趙得講于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于譙石遇敗于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于魏已得講于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

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 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 岸門之戰 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 封陵之戰 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 高商之戰 此戰事不見 趙莊之戰 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 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

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于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

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史記集解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七十五至七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沈史陽

史記集解卷七十

宋 裴駰 撰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

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

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代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

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秦

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

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

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惠王之前司

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

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當屯

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

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

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

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

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

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强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于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陜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

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于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于觀津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

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卯權反

衍以善反 酸棗刼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于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虚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

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于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

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于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于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悦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

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絶約于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西生患于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于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于是遂閉關絶約于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

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
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
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
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
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
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
而攻齊是我出地于秦取償于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
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

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

則因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于王

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

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

言而出之于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

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

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

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

死乃説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

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

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

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搆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或音戟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于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

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于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于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于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

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于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説不可懐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説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羮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乗騎萬匹虎

賁之士跿跔上徒下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于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

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粟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于僞切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于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

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于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

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綿善切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

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賔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揺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

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綿善切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會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

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于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

將約車趨行適闕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擿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

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

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

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于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

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于魏也

陳軫者游説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尊寵張儀惡陳軫于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于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

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
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
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
使于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
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柰何曰
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于王曰臣與
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于

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于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于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于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

聞曰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于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

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

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

徐廣曰一孤切君之國有事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

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史記集解卷七十

史記集解卷七十一

宋 裴駰 撰

史記七十一

#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

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

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于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

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茍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于蒲以自貴于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宫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

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

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于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音祕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

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

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

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于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于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

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音烏曷反于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于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于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于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

孫奭黨于韓而甘茂黨于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于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于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

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于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音己買反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强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適以收韓此利于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

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于秦甘茂曰臣得罪于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于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其地形險易皆

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禄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于齊齊使甘茂于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于楚而秦聞甘茂在

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于秦楚王問于范蜎徐廣曰一作蠉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于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于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于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可章昧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

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于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于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于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于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于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于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

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于兹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于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于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于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

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
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于始皇
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
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
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于趙趙襄王郊迎甘羅
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
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
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

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秦誤脫一字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

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史記集解卷七十一

史記集解卷七十二

宋　裴駰　撰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

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于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

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冄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冄故德公矣于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冄相秦欲誅吕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冄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冄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冄乃封魏冄于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

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吕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宅世家云魏伐趙趙

不利戰于南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

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于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上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

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于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于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

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二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于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音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兵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

之與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
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
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于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
曰破齊與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
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與晉楚此二
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于秦
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

䋲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以廣其陶邑于是魏人范睢自謂張禄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

雍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
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
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
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于陶而因
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
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
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于羇旅之

臣予



史記集解卷七十二

史記集解卷七十三

宋　裴駰　撰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

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徐廣曰音干河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

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

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于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徐廣曰屬潁川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泫氏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障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

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

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

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

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臯有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徐廣曰亡言無也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

任行四十九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内空遠絶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内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

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

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于四十萬被堅執鋭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强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于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所

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于河内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預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患禍大于劇戰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魏魏王

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于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

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自至

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皆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音麤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徐廣曰專亦作將又作制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

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一作拔）（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絶于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

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于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救患于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徐廣曰圽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史記集解卷七十三